

# 油田上的军礼



■苏沛 李凌波

牛年春节的第一天,时任青海冷湖油矿后勤部主任的万方荣再次穿上已经发黄的军装,佩戴好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章,在儿子万海斌的搀扶下一大早走出了家门。清晨7点整,这位97岁高龄的老人置身高原油田,整理好着装,缓缓举起右臂,在手机奏响的国歌声中,向北京天安门方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要在新春的第一天给祖国、给党、给人民敬一个军礼!”万方荣用颤抖而激动的声音说道。

1949年,入伍不久的万方荣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很快,他便扛起钢枪,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援朝归来后,组织安排万方荣进入北京的军校工作,但当时全国掀起了“我为祖国找石油”的大会战,意气风发的万方荣主动请缨到条件最艰苦的青海油田,毅然踏上了为祖国找“油”之路,而且一干就是32年。

1954年,万方荣和战友们骑着骆驼挺进柴达木,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石油地质普查工作。

“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我刚到油田那会,连地窝子都没有,只能住帐篷,赶上强风天气,帐篷连人一并被大风刮跑。”万方荣回忆道。

“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是当时柴达木盆地油田自然状况的真实写照,而万方荣曾经就工作在位于盆地西北端、平均海拔2750米的冷湖地中四井。



## 党旗飘扬

“当年,在茫茫戈壁滩上,我们每次出工必须带上干粮和淡水,一旦迷路就只能露宿荒野,而且还有可能与队伍失联。因为天气变化无常,有几位同志在狂风沙尘天因迷路、饥寒,最后牺牲了。”万方荣面色凝重,停顿许久,“虽然当时也很害怕,但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1958年9月13日,部署在冷湖五号构造高点上的地中四井,在1219钻井队钻达650米后发生井涌,进而出现井喷,日喷原油高达800吨左右,三天三夜喷势不减。为了尽快控制井喷,万方荣和其他队员一起,冒着危险强行起钻,经过七天七夜的压井作业,油井终于开始正常工作。

“英雄地中四,美名天下扬。”地中四井喷油后,不仅改变了青海石油人的生产生活状况,更使柴达木石油勘探发生了巨变,冷湖油田也跃居为全国四大油田之一,为中国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一名战士,到石油师的一名工人,再到地中四井的一名管理人员,万方荣践行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初心和使命。在他的熏陶下,几个儿女以及孙辈也选择了在青海油田工作,三代人坚守高原,扎根油田,传承着柴达木石油人的精神。

“如果您再选一次,您会继续当兵还是做一名石油工人?”面对后辈的提问,万方荣话语坚定:“我爱我们的党、我们的祖国,不管当兵还是当石油工人,祖国哪里需要我,哪里就是我的家。”

万方荣一家人的默默坚守和奉献,是数万名青海石油人创造的“爱国、创业、奉献、实干”的柴达木石油精神的写照,也是“越是艰苦,越要奋斗奉献,越要创造价值”的新时代内涵的最好诠释。

(作者供职于青海油田)

## 修物修心

——观纪录片《我在故宫六百年》有感



■梁征

纪录片《我在故宫六百年》以“丹宸永固”大展、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古建筑修保护为线索,通过故宫博物院古建筑部、修缮技艺部、工程处、文保科技部、考古部等故宫人的微观工作视角,讲述故宫六百年的历史沿革和70年来古建筑保护者与故宫之间的故事。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拉近了故宫、传统文化与观众的距离,给人全新的观感。

通过镜头,我们感受到了快与慢。从车水马龙的现代北京城,走进故宫博物院,顷刻便能察觉到当代社会里两种时间的流动方式:一种是马不停蹄的快节奏生活,人们行色匆匆,忙着奔波;另一种则是慢,故宫里的修复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潜心修复每一件破碎的文物,岿然不动、心如止水,那是数十年甘坐板凳的慢,是一辈子专注一件事的慢。

在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很多人无法也无暇选择慢生活。但相反,故宫中修复建筑的工匠和工程师们,面对梁上的彩画,要细细地描、徐徐地摹;面对瓦上飞草,要岁岁地除、根根地拔;面对殿宇梁木,要迢迢地运、轻轻地扶,似乎是为观众提供一种心理的放松与“修复”。

而且,我们还能感受到动与静。触动我们内心的,其实并非那些高超的技艺,而是故宫

人对故宫数十年如一日的热爱。于他们而言,修复的对象变成了静止的古建,在养心殿修复现场,工程师对着镜头讲述了在偏殿透风砖中发现清代戏折的故事,当他打开一块透风砖,就如同打开了一个时间胶囊。还有,《丹宸永固》大展的开幕式上,年过八旬的老故宫人坐着轮椅看展,虽然身体不便,却依然挪着小碎步急切地往前走着,放佛下一刻就是一场久违的见面。宫殿是静止的,可在参观者的来访中,又是互动的,它与现代人的对话沟通正变得可亲可近。

我们还会感受到生与死。时间坚韧又有力量,人寿不可六百岁,故宫却已存续了六百年。再恢弘的紫禁城,也与无数平凡的屋舍一样,会褪色、会朽坏,故宫的屋顶

也会长草、会落鸟……一代代匠人静默无声地来到这里,修复、维护、复原这座宫殿,将一身绝艺,留给了宫殿、砖石、瓦木和身后的年轻人,用心铸就故宫的不老和永恒。而见证六百年风云变幻的故宫建筑,也在提醒着每一个人:在时间面前,个体微渺又短暂,物质虽不能永存,人虽无法永生,但他们一起创造的精神可以代代传承。

《我在故宫六百年》用浅显易懂的表达方式,让观众在轻松宁静的氛围中重新认识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故宫。纪录片中闪现的每一砖一瓦、一梁一椽、一木一石,都是华夏璀璨文化的凝结,他们是历史的沉淀,禁住了时光的打磨,正在熠熠生辉。

(作者供职于中建三局)

## 拥抱太阳

■李宝森

阳光打在脸上  
心里播撒了太阳的种子  
向日葵生出一颗颗饱满的葵花籽  
朝着太阳紧紧地簇拥  
它们在歌唱  
我们是您幻化的生命  
我们一直向阳  
阳光普照  
就连月光也是反射的阳光  
我们最知道感恩  
我们把笑脸献上

太阳一直都在天上  
亿万年它默默地带着我们在宇宙里静静地徜徉  
万物生长靠太阳  
它把一切照亮  
无论花草树木山川河流  
还有人不管尘世间会怎样  
太阳都一样安详  
它不为长存也不为荣亡

人是宇宙的宠儿  
拥有了所有还有思想  
发现规律发明工具  
面对宇宙的赐予  
人一次次地选择  
串起历史的一刻一刻  
有人说人生百年不过十个十年  
还好人类在接力  
古今连在一起  
相传的是文明的薪火

我们曾不知道能像鸟儿一样飞翔  
不知道万有引力  
不知道电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相对论有狭义和广义  
更弄不明白量子纠缠  
黑洞暗物质暗能量和光的弯曲

人从混沌初开走到现在  
道路坎坷又崎岖  
我们曾经钻木取火伐薪烧炭  
我们挖煤采油产气  
煤炭在人间燃烧了  
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  
即便瓦特造出了蒸汽机  
爱迪生发明了电灯  
特斯拉发现了交流电的规律  
我们仍在燃烧  
这些太阳养育出的东西  
野蛮费力又低级  
到头来才发觉  
它们苦苦挣扎  
我们再难以为继

太阳在天上很慈祥  
它看着我们  
它相信人会向向日葵一样  
太阳说,我的孩子  
你们尽管用阳光发热发电发光  
去发现更多的奥秘  
去寻找更美的梦想  
去创造更好的奇迹  
张开双臂拥抱我吧  
我的光会把人类的前途点亮

(作者供职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春山晨韵

汤青  
(作者供职于安徽皖维集团公司)



## 春醒惊蛰

■潘玉毅

草木苏醒之后,蛰伏地底的百虫也该醒了,是谓“惊蛰”。

作为节气,惊蛰很有仪式感,通常以地底蛰虫的惊醒宣告开始。就像以前过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放鞭炮一样,惊蛰的到来多半伴随着春雷滚滚。

陆游曾有诗云:“雷动风行惊蛰户,天开地辟转鸿钧。”意指惊蛰前后,泛舟游览,雷动八方,在东风鼓吹下,洞穴里原本冬眠的蛇虫鼠蚁纷纷爬出地面,迎接春天到来,也就是“今朝蛰户初开,一声雷唤苍龙起”。

那么,到底是惊蛰之后雷动,还是雷动才有惊蛰?从时间和逻辑上推算,应是先有雷动,后有惊蛰,不过无论谁先谁后,打雷都是惊蛰时节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而且,春雷与夏雷不同,它不绵密,也不暴躁,更像是亲人呼唤的声音,清晰响亮,不罗嗦。

春雷声传入洞中,百虫纷纷外出,感受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春雷声传至水底,水底的鱼虾争相扑出水面,迎接春日繁华。河边上,柳条依依,春风如魔术师的手指抚过,枯枝上焕发出点点绿色。绿意不断扩散,由点变成块,由块变成片,又由片变成面,慢慢地,整棵树、整条河、整个大地都鲜亮、活泛起来。



惊蛰之日,醒来的不独是虫鱼,也有鸟兽。在江南水乡的江河水塘里,成群结队的鸭子收起翅膀,踏着大步丫子,扑通扑通跳落水中,恣意畅游,似乎在向过往的行人传递着仲春的消息。之后,黄鹂占据树枝,雄鹰占据长空,百兽占据山林,大地上的一切又恢复了昔日的欢闹。

恢复活力的除了生物,也有非生物,譬如风。风行万里,转眼便从堂前到了屋后,从梁上到了阶沿。此时的风不同于冬日的严寒凛冽,也有别于夏日的酷热微醺,而是凉凉适宜,仿佛刚从童话故事里穿越而来。

(作者供职于国网慈溪市供电公司)